

感性系列

单身时一个人寂寞，
结婚后两个人寂寞，
那么，何不做个——

不结婚的人

——台北最后单身贵族

〔台湾〕西沙



不结婚的人

〔台湾〕 西沙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詹秀敏

责任技编：薛伟民

封面设计：李碧华

责任校对：虞向华

不结婚的人

〔台湾〕西沙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875 印张 1 插页 130,000 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60-1776-6

I·1561 定价：6.60 元

内 容 提 要

世间形形色色的男女为爱所困，为欲所缚，在希望与幻灭、单身与婚姻中载浮载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有多少人真正活在属于自己的空间？

波希米亚是一个美丽绝伦的台湾女子，大学毕业后随法籍丈夫在澳洲生活，日子过得美满幸福，不料婚后第五年，她和大学时的同居男友在异邦重逢，结果怀了孕，堕胎时手术失误，她再也不能生孩子了，结果是离婚。随男友回台湾后，才知男友已婚并有一对儿女。对爱情已经绝望的波希米亚开始放纵自己，并拒绝一切人的求婚，只是凭着灵肉的慰藉自欺自己还能拥有一些已经失去资格拥有的。她知道自己已经不再美丽，只有沧桑，和逐渐老去……

除了这篇残酷中有温馨、凄凉中有美丽的《波希米亚》外，书中还有《化妆的男孩》、《前夫》、《一个女人的故事》等描写台北最后的单身贵族的故事。

你喜欢阿玛迪斯吗——自序

西沙

就在我临出国念书前半年，而且是我打算暂时停笔之际，突然跟两家出版社谈妥了五本书的出版合同与计划，二月份出版了我的第三本书之后，尚有四本书将陆续出版，这对一个并不想以写作为终身志业的人而言，实在是幸运极了。

我是个视“生活”重于一切的人，当然，这“生活”之中，包含了我的喜怒哀乐、感动、感情和感觉，“生活”与“富贵名利”相较，后者显然太渺小、也太薄弱了。

我的生活里，常常出现这样的对白：

“你快乐吗？”

“是的，我快乐。”

“你愁苦吗？”

“是的，我愁苦。”

“那么，你还要什么？”

“我还要我自己。”

你能确知，你活得很自己吗？生命本身就是一项礼赞，你无法臆测在下一秒里，你会感觉、承受、遭遇什么？冥冥之中的主宰，也一直在给予人们惊喜、奇迹和爱。

我是个需要很多很多爱的人，但是，我并不滥情。

二十三岁这一年的秋天，我遇见了一个丰富我生命最多最真最深的人，我忽然有了四十岁的心情，心想就此永远守住这一份人间尘缘，和对方共享以后生命里的种种精彩；二十四岁从冬天到春天，我真正学会了如何去感激冥冥之中的那一位生命之主宰。

写作，仍然只是我生活之中一部分的心灵反应，我随缘，而且顺其自然，我不敢狂言它是我生命的全部，因为除了这些，我还要呼吸、生活和爱，我的感情生活一直和写作互通声息，文字呈现的面貌也深受当时情绪影响，像本书所包含的系列小说，应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含私人情感的。

曾在一个公开场合，有一个朋友当众脱口而出：

“西沙，你知道吗？你很像阿玛迪斯·莫札特，包括笑声。”

我听了之后不置可否，给众人一记阿玛迪斯的笑声；后来，我私底下问那个爱我至深的人：

“你觉得阿玛迪斯和我有相像之处吗？”

我好整以暇，自我陶醉地想听到一番恭维，没想到却听到一连串有关电影“阿玛迪斯”的解说，我叹了一口气，自己爱上一个这么“简单”的人，也是很没有办法的事，正要“灰心”之际，对方又接着说：

“可惜阿玛迪斯死得太早，而我们到了七十岁是还要谈恋爱的！”

我想，“爱”，就是“生活”中对我最大的重心和魅力。

我们两人都来自富裕的家庭，但都不喜被“财富”牵绊左右，都爱简单平凡，不喜出风头，名利观念淡泊，唯一的不同是：我这个“另一半自己”喜欢婚姻，而我则不，但两人仍能调适的相安无事。

写小说对我而言，就像我这个“永远的情人”一样，一辈子不会分离，却已超越“婚姻”这一类有形的名目：我在想，不管是这个“情人”或“小说”，我都将会过河卒子地一路爱下去的。

我不在乎读者座谈会、不担心新书销路、不喜欢接陌生仰慕者在半夜打来的电话、不想回答问我如何写作的信，因为，我仍然是我，一介凡夫俗子，我仍有我的快乐与愁苦，也有我的愚蠢和挫折失败，小说中写得再脱俗超凡、大澈大悟的男女主角，我毕竟不是他们，我仍然会有我自己的烦扰和无法参透。

就像后来，我仍然会不放心地明知故问一句：

“那么，你喜欢阿玛迪斯吗？”

对方知道我所指何事，只好一脸无辜地点点头说：

“喜欢呀。”

我满足地笑了一阵阿玛迪斯之后，想了想，赶快再把人抓了回来盘问：

“等一等，说，是喜欢，还是爱？”

目 录

你喜欢阿玛迪斯吗 (自序)	西沙 1
化妆的男孩	1
波希米亚	15
前夫	33
一个女人的故事	49
单身贵族	71
过境台北	87
岁月和脸	103
黑衣	119
人间生活	141
搬家	163

化妆的男孩

你明白

妆扮

是现代人所用的面具

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除了勇气

每个人似乎

都还需要学习如何去抉择

生活方式 疏离空间 人际关系

当然 还有感情

化妆的男孩

他优雅而熟练地念着菜单上的法文为我点了一份饭后甜点，然后纤长的手指拾起一旁的餐巾轻轻擦拭嘴角的酒渍，猩红的汁液在澄净的高脚杯里摇晃着。

对峙而坐，他轻慢地点一支棕黑色的 More 香烟，蓝色的淡雾缓缓在我眼前幻化开来。

“你真的把门打开来，请他出去？”

“是的，我请他回到他女人身边。”

“我不懂你。”

“很高调是不是？”

“不，倒不是！”

“还是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都应该很自私寡情？”

那是第三个周末下午，我照例和他在城中区的一家法国餐厅见面，他的故事已经吸引我做了四十六页的笔记。

“我倒没有这一层主观。”

“那么，你怀疑什么？”

“动机，很简单。”

他露齿而笑，举杯轻啜猩红酒汁。

玻璃窗外一片瑟寒，行人匆匆，是流行，街头上清一色灰黑长风衣。

“动机？”

“你先前说过，你不能失去他。”

“没错，可是能和他结婚的是那个女人！”

“他呢？他怎么想？”

“他太痴，像个孩子。”

“无法选择吗？”

“嗯，最大的败笔，所以我替他做下决定。”

“伤害你自己的决定？！”

“我承认我很痛苦。”

“这种结果很普遍。”

“你是指在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

“当然，也包括两个女人之间的爱情。”

他又浅笑；他的五官棱线角度分明，我必须承认他的阳刚之美很迷人。

穿着精致的男服务生送上甜点时，他习惯性地凝视对方，并优雅颌首道谢。

“他没再坚持？”

“他再来，我便避不见面。”

“你确定你和他之间不会有……呃，幸福？”

“一个女人可以给他比较完整的。”

“譬如婚姻？孩子？”

他缄默不语，似在思量。

我就着香槟酒浅尝精致甜点，酒后微醺，夜的气息更浓厚了，以暗红为主色的室内设计，将夜如网一般地张散开来，有着猎人敏锐冷静却又复杂的心情。

“有没有后来？”

“我很少改变决定。”

“有关深层一点的问题……呃，你介不介意？”

他忽地眼眸闪亮、眉角一扬，颧骨上的一道三厘米长的疤痕若隐若现，嘴角漾着异样的笑，是迷人而扑朔迷离的笑。

“你是指……肉体的欲望是不是？”

“谢谢你的直接。”

“不，不曾短缺！”

他忽而格格作笑，既而又半带严肃地说：

“你说，我为什么在夜间出入这一类交际场所？”

“你还是会寻找？”

“是的，短暂跟永远。”

我不胜酒力，一手支扶着额角，一阵唏嘘。

“他……那个男人在你心中已经不造成什么？”

“不，他在我心中，我把这一层记忆藏起来。”

我举杯邀饮，甜醇汁液流经喉际，炽热胸膛，我忽然问了一个在过去三个星期的交谈以来，一直盘桓脑际的问题。

“你有没有爱过女人？”

他重又跌入沉思。右手食指下意识地抚着右颊上的疤痕，在这之前，他刚说完他爱上一个男人的故事。

“在过去三个星期中，我们见过几次面了？”

“五次，或六次。”

“你的写作动机和私人关怀的比例如何？”

我轻轻地放下高脚杯，透过晕黄色的壁饰灯光，我直

直地凝视住对方，双唇紧抿，两拳紧握，身体却颓然跌入座椅。

两人对峙不动，静默沉寂，良久，我正言道：

“柏格，我是你的朋友。”

我的声音颤抖，脑袋轰然一片。

他停止了食指抚摸右颊疤痕的动作，又燃起一根烟，最后幽幽地说：

“西沙，对不起。”

“我不勉强你，毕竟我们认识不久。”

“我……过去，差一点结婚……我右颊上的疤痕就是被我未婚妻拿尖刀刺成的。”

他深重地吸烟吐雾，掸烟灰，举杯，一饮而尽。

“你曾说过，你在学校念的是戏剧，差一点当了电影明星，后来片场出事，就是因为你未婚妻？”

“当时我刚起步，她是电影公司老板的女儿，我承认我爱过她，而且论及婚嫁，可是……有一次，我和片场一个打工的学生睡在一起，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她知道了，当场撞见，她当然受不了，发了狂似地拿着尖刀在片场乱砍乱杀……后来，她自杀了，我的事业也跟着泡汤。”

“然后，你……”

他凄然苦笑，双眼低垂，分不清情绪。

“六年了，我便一直周旋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很可悲是不是？一个妓男？！”

“不，你不是！”

我啞哑失声，胸口窒顿着一股闷气，透不过来。

三个星期前的周末夜，几个朋友请我到这家法国餐厅用餐，当时便抱着一种好奇的心理，因为据说这一家高级餐厅里，常常可见到许多知名人士进出，而且入夜之后，成了一处夜生活的交际场，真可看尽人生。

衬着猩红色的夜，支支动人的夜曲由小型乐队奏出，绅士名媛相拥婆娑，世间男女穿穿梭梭，轻谈浅笑浮飞在烟雾袅绕的餐桌间，远看不出，近看却是纸醉金迷，权势欲望。

“你看，那一位是名导演。”

朋友东张西望，四处攫取目标指着告诉我这一处十里洋场的人生。

“旁边那一位高雅超凡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吗？”

“当然不是！”

然后我们看见一位风度优雅、穿着讲究的男子进来四处与人打招呼。

同桌的一位女伴马上示意我，并急切地说：

“你瞧，那是一位被视为毒药的电影新秀，可惜……”

“哇噻，我从未看过这么好看的男人。”

“他的美，男人女人都动心！”

我哑然失笑，细一思量，竟有许多哀怜。

那名男子几乎和每一桌都打过招呼了，当他经过我们这一桌时，忽然停下来。

“我见过你。”

他温柔低沉的嗓音教我们都吓了一跳，尤其是我，他是冲着我说话的。

“你是一位作家对不对？我在杂志上看过你的照片。”

他伸出手，我起身交握，他腕上的钻石手链在灯光下闪闪辉耀。

“你若不是记忆过人，就是时间太多，谢谢你，叫我西沙就好。”

“他们都叫我柏格，是英文名字，我可以坐下吗？”他愉快而诚挚地说。

“这几位是我的朋友。”我一一为他介绍。

“很高兴认识你们，这里有几位作家常来，你是第一次吧？”

“你常来？”

“几乎每个夜晚。”

他沉吟半晌，忽然近似表白地说：

“过去我读戏剧，我也喜欢写作，有一度我曾渴望成为一个剧作家。”

“真的？！”

“嗯。一个态度认真的剧作家。”

在近距离之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脸上化过妆，粉色和浅棕色协调成立体感，浓眉无懈可击，淡棕和浅紫的眼影巧妙地修饰着原本就深情感人的棕色眼眸。

“你习惯化妆？”我好奇地问。

“你看得出来？”对方答得干脆而毫无不自在。

“我在学校里是服装表演会的模特儿，所以懂一点。”

“很多人看不出来。”

“对，你的化妆技巧很高明。”

“很怪异是不是？”

“还好，我能接受。”

“你不问我为什么？”

“为什么？”

他下意识地用食指轻抚着右颊颧骨上的疤痕。

“一种面具吧？！在这种美色交易的场合。”

“你原本就长得好看。”

“有残缺的美？”

“你似乎很在意？”

“也许……补偿作用吧！”

那一夜他竟留下来同座，一直没有离去。

谈得并不深，大多是彼此对写作方面的理念、看法作广泛性的意见交换；最后他付了我们那一夜的花费，是令人咋舌的八千多元台币。

后来我们固定一星期见两次面，同一家餐厅，总是他开着一辆保时捷跑车来接我。

“你不怕有一天我写下你的故事？”

我习惯和人闲聊时信手做些笔记，于是有一次我恳切地询问他。

“我很少有谈得很深、谈得来的朋友。”

“没有想过脱离这一切吗？”

他在食指抚摸右颊疤痕的下意识动作中摇头苦笑。

“哼，太习惯这种浮华了，金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想再回首都觉得自己已经面目全非，离开这一切，反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一个态度认真的剧作家呀！”

“剧作家？！”

他忽然仰首大笑不已，平息时我瞥见他面颊上滴滴泪水；那一夜他的脸忽然在晕黄色的灯光中变得陌生，冷调而微颤的声音一刀一刀地划过我的胸口。

“西沙，你仔细看着我，我忽然想再堕落一次！”

他起身离席，经过一阵搜寻，他直直地走向一位秃头挺肚、衣着光鲜的中年男子，坐下来交谈几句，那名中年男子两眼闪着贪婪欲望的光，一只肥手从西装口袋内取出一叠钞票递给柏格，柏格随即又走回我的餐桌用那一叠新赚的钞票买了单，然后以痛苦扭曲的表情面向我说：

“你看，就是这么简单，你继续坐，高兴点什么就点什么，我做生意去了。”

望着柏格跟随着那位脑满肠肥的中年男子消失在猩红的夜色中，我的胃翻绞着，心在滴血。

三个星期后的这一天夜里，柏格邀我共进晚餐，我的整个灵魂仍在抽痛，尤其当他自嘲是一位妓男时，他那痛苦的神情让我在一张美丽的脸孔上看到人世间最残破、黑暗的一面！

六月，缤纷繁灿的六月，我在台北停留。

刚下飞机，我便驱车直往柏格在南京东路的寓所，到达时我先在大厦骑楼打公用电话。

“哪一位？”一个惺忪疲倦的声音。

“是我，西沙，你还在睡啊？”